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Marxist Studies

从MEGA¹到MEGA²的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发展

FROM MEGA¹ TO MEGA²:
the History of *Marx / Engels Gesamtausgabe*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Marxist Studies

从MEGA¹到MEGA²的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发展

FROM MEGA¹ TO MEGA²:
the History of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赵玉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 MEGA¹ 到 MEGA² 的历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发展/赵玉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 - 7 - 5161 - 1975 - 4

I. ①从… II. ①赵… III. ①马恩著作—全集—版本—研究—中国
IV. ①A811. 1②G256.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327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5
插 页 2
字 数 413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²）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启动以来，以其所提供文本、文献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客观性和过程性而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重视。虽然至目前为止，该版本已出版的卷次与计划出版的卷次（114 卷）比较起来刚刚过半，但是这些已经出版的卷次和正在编辑出版的卷次，已经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且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首先发端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从源头上所进行的重新解读和重新认识。

20 世纪末，MEGA² 通过两个途径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其一是随着 MEGA² 的陆续出版，中央编译局根据已经出版的 MEGA² 版本提供的文本文献资料和未出版的文献资料重新校订、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陆续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虽然截至目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部分卷次仍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这些最新版本向读者呈现的信息，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面是非常广泛的。其二是来自 MEGA² 的编辑出版工作、已经编辑出版的卷次、手稿文献和国外相应研究成果的直接影响。随着近几年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强，一方面是国外专家学者的来访、中国学者的走出去，另一方面是大量国外文献资料被翻译进来，使得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 MEGA² 的最新编辑动态、国外研究最新进展有着较为直接的了解和迅速的反应。

苏东剧变的发生，使得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块状分割，以其僵化和教条的特征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而且，由于马克思文本文献编辑出版的相对滞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经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得到解读、传播，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不仅在西方世界的学界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西方世界的共产党那里更

是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

20 世纪早、中期就已经在西方学界出现了不同于苏联解读模式的“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研究态势，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20 世纪末，随着苏东的剧变，西方学界再次发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呼声，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研究趋势，这一趋势伴随着 MEGA² 的编辑出版，体现了人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为基础对其思想进行有机、统一地再认识的迫切要求，这在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了新的呼声，这一呼声也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回到马克思”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一种递进关系，其一是从苏联教科书模式向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回归，这体现在人们重读经典著作的热情之中；其二是伴随着 MEGA² 的编辑出版，从翻译版本向原文本及其辅助材料的深入，这体现在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追捧热情之中。

人们的这一追捧热情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其一，奠基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合作的产物，只有历史考证版提供的原文献，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们展现这一合作过程，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进展、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来说具有无可替代的文本研究价值，而且马克思倾其一生的主要研究成果《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都是恩格斯在马克思手稿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也只有 MEGA² 提供的著作版、马克思手稿版和恩格斯编辑版才能够向人们呈现马克思的写作与恩格斯编辑版本之间的关系；其二，呈现在 MEGA² 第 IV 部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笔记、摘要等等，对于从思想来源的角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变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源；其三，基本思想的解读往往有赖于基本概念，而对基本而又重要的概念和术语，一词多译、多词同译的情况无论对于哪种语言的翻译来说，都是避免不了的，因此对于一些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选择权，只有通过阅读原文本的阅读才能掌握在读者自己手中。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MEGA² 所提供的原始文本、文献资料引起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的极大兴趣，依据可靠的文本、文献资料，准确、客观、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强有力的呼声。南京大学率先在国内打

出了“回到马克思”的旗号，并且尝试着进行 MEGA² 文献、文本的研究，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工作没有在原文本的角度上继续展开。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200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A 类《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源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MEGA² 研究》作为国内第一个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课题，在诸多学者们的期盼中产生了。

我们的课题自 2002 年 6 月立项至 2011 年 12 月结项，历经了十年的过程。作为国内第一个以历史考证版为研究对象的课题，我们的经历颇有点类似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历史考证版从零开始的探索过程，再加上语言的制肘，我们这十年走得很辛苦。

根据研究团队的具体情况，研究大体上分为三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个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形成和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直至 MEGA² 版在中国的传播史。

从 MEGA 的形成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部分内容包括对 MEGA¹ 和 MEGA² 的编辑史、MEGA² 的基本情况包括编辑准则的介绍，尤其是对 MEGA² 第Ⅲ部分收录的绝大部分为首次出版的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对第Ⅳ部分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记和摘录目录的说明。我们认为，第Ⅲ部分的内容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学研究、思想史研究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第Ⅳ部分的内容对于理解和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研究经历与其思想发展源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关于 MEGA² 基本情况的介绍则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学界对历史考证版有基本的了解。我们也刚刚获悉，中央编译局即将对 MEGA² 第Ⅳ部分的内容进行 10 卷本的编辑出版，我们期待着这一珍贵史料的面世。

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史的角度来看，这部分内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文本、经典著作在中国自 20 世纪初至 21 世纪初这百年的传播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梳理，包括最早的片段介绍、翻译，一些经典著作在不同时期的翻译，经典著作的“选集”、“文集”、“全集”的进展，并且借助于 MEGA² 提供的基础性资料，对一些重要概念、术语在不同时期、不同版本中的变更和进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第二个方面主要以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为研究对象，同时参考 MEGA² 资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内容、文本进行专题性研究。这部分包括从几个重要文

本来理解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发展的历程、马克思的国家观、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在时代境遇下的辨析及结合近几年中国的文本研究现状对文本研究本身进行反思等内容。这一部分还包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创作史研究，从《共产党宣言》与其早先几种相关文本的关系中来分析《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历程。由于 MEGA² 中收录《共产党宣言》的卷次至今没有出版，该部分对一些核心概念的研究是以德文版为基础进行的。

第三个方面以 MEGA² 第Ⅱ部分为阅读对象，同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这一部分的研究对象主要为马克思在60年代以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路由哲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变的过程，关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马克思的批判和研究思路中一些基本概念的产生、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核心思路的形成及其发展线索。通过对马克思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基本思路形成历程的分析，比较清晰地再现了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在尽可能真实地展现马克思研究思路的形成过程中，也同时展现了经济关系史的发展逻辑。

围绕着这三个方面，我们就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内容、某一个专题还相继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在适当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将这些讨论集册出版。

十多年来，我们的研究历程伴随着国内对历史考证版关注度的增长，同时我们的研究及其成果也已经开始为国外同行所重视、所关注。国内外 MEGA² 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动局面。尽管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内研究成果还处于星星之火状态，而国内研究成果向国外的介绍更是凤毛麟角，而且主要还是借助于英文的渠道；这与国外大量的资料、信息、研究成果向国内输入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这种不对等的局面，除了我们的研究力量非常薄弱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外学者的中文水平与中国学者的外文水平不相称有一定的关系，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经中国学者的翻译而被引入中国，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得经中国学者的翻译而传出国外。国外学者要达到翻译中国学者学术研究成果的中文水平，从比较普遍的角度来说，至少还要历经十年的积累和磨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打开了学术成果双向交流的外流通道。

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国内在历史考证版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经象征着一个良好的开端，尊重历史、尊重文本、尊重学术规范、尊重客观事

实、尊重科学的精神得到弘扬、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模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体系中解脱出来，以更加准确、客观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文献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精神，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源头上在准确地认识、解读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梳理，从而发挥其帮助人们理解和认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困境和危机的功能。从这一意义上来说，MEGA² 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客观和富有现实感的领域。

国内 MEGA² 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日益壮大的局面，而且这一研究还受到国内学术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自 2002 年我们的课题立项以来，2010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批准了清华大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 MEGA）研究”的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05—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先后批准了多项以 MEGA² 为专题的重点研究项目、一般研究项目和青年研究项目。

一方面这些新课题的立项预示着研究成果的陆续出现，另一方面这个日益壮大的学术领域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加入，有一些年轻学者甚至为了将来更好地从事这一研究工作而正在积聚着外语的能量，当这些后继的具有良好的外语条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素养的年轻学者能够继续拓展 MEGA² 的研究工作时，我们相信，这一研究工作将进一步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MEGA² 所提供的大量文献资料，以及依据于这些文献资料的研究和解读，对于已经习惯传统解读模式的人们来说，在思想上会形成一个冲击，由此产生两种具有反差性的心理反应：或者是对 MEGA² 的研究奢望过高，希望 MEGA² 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可以克服苏联解读模式一切弊端的马克思，进而夸大 MEGA² 的魅力，将其神秘化、神圣化，由此引发对 MEGA² 的盲目崇拜心理，甚至不切实际地期待 MEGA² 研究能够提供一个全新的、完美无瑕的、能够抵御一切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种种诘难的马克思；或者是由于习惯了传统的思维定式而为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思路、新解读的不确定性、新呈现的文献资料的复杂性所困扰，尤其当 MEGA² 资料所呈现的马克思，在一些方面也会像常人一样其思想有着客观来源、并且在一些问题上也会发生困

惑、犹豫、反复、甚至出错时，尤其是当传统上被视为一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文本资料中体现出差异时，一些习惯于传统解读模式的人在心理上感到难以接受。

这两种态度与 MEGA² 编辑出版和研究精神所追求的客观性、科学性、准确性是不相容的，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我们有必要强调，MEGA² 的基本特征是呈现原文本、原创作过程，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资料、通信等等能够收集到的全部信息。借助于 MEGA² 提供的文本、文献资料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这点不可无视，但是对 MEGA² 加以无限拔高或者使其神秘化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MEGA² 编辑原则所追求的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真地对待人类思想宝库——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精神，无论在实际操作中这种精神是否能够、或者始终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MEGA² 的编辑出版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已经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中展现了其独一无二的资源价值、理论视野和现实意义。

然而，我们在这里也有必要强调：首先，历史考证版研究并不是、也不可能否定或者取代一百多年以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积淀了一百多年以来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心血、智慧，饱含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的结晶。人们为这一实践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一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实践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以及从中增长起来的智慧，其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决不是文本研究本身可以替代的。

历史考证版研究的意义只是在于，借助于 MEGA² 提供的更加客观、准确的文献资料，结合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基本理论在历史、时代的语境下作出更加深入、具体、客观的研究；其次，阅读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非非 MEGA 不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即使从国际范围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本土语言的翻译文本是最便捷、有效率、大众化的研究资源，从而也是最基本的阅读资料。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无论是第一版还是第二版，都是在译者们精心翻译、审核、遇到难点集体讨论、专家把关等一系列严格程序下完成的，是非常值得信赖的翻译版本。

最后，我们要向在本课题立项过程中提出创意并给予我们极大支持的李

德顺研究员、李鹏程研究员、吴元梁研究员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这一道充满活力的新的靓丽风景线；向在本课题执行过程中给予我们很大关注和帮助的哲学所李景源研究员、谢地坤研究员等诸位领导、研究人员、图书资料管理员、科研处等有关部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难以顺利地走过这艰辛的十年；向自始至终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科研局的韦莉莉老师表达我们真心的感激之情，没有她的支持和宽容，这一切都无从说起；向在课题的结项过程中认真审读我们的资料并对我们提出中肯评价和宝贵建议的李景源研究员、庄福龄教授、梁树发教授、李鹏程教授、王东教授表达我们未尽的谢意，他们的批评、建议会在我们未来的研究工作中继续发挥作用。

我们同样要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和远方的荷兰科学院、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G）致以谢意，该研究所在数十年的时间中搜集和保存了多达70%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原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第二版，不同语言文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集》、“文选集”、“单行本”等等以及完备的研究杂志、史料，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荷兰科学院的协议项目为我们的课题组成员提供了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进行一段时间的查阅资料、阅读、研究和咨询专家学者的宝贵机遇，向中-荷合作项目的荷兰方负责人原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迈克尔·克里特克（Michael. Kratke）教授表示由衷的谢意，没有他的支持与合作，我们的荷兰之行不可能付诸实施。

我们还要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晓芳老师的支持和辛勤付出表达我们的谢意，没有她的努力，我们的成果不可能与读者见面。

读者从我们的致谢中可以看出，我们这一系列研究作品的面世，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背后是社会力量、甚至国际社会力量的支撑。

这套书出版以后，我们期待着真诚的学术交流、严肃的学术批评，甚至是苛刻的吹毛求疵，在此基础上开拓繁荣的学术研究局面、严谨的思想探讨氛围，共同肩负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理论思想资源。

魏小萍

2012年12月 北京

前 言

近些年来，MEGA（Marx-Engels-Gesamtausgabe）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逐渐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热点。随着MEGA²各部分各卷次的出版及其在国内的引介、讨论，MEGA这一德文缩写词日益成为学界的一个常用术语或者基本概念。一般而言，MEGA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一种版本形式，同我们所熟知的中文一版、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者俄文一版、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不同首先就表现在，上述各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只是名义上的“全集”，它们并没有真正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文献遗产；而MEGA作为一种历史考证版本，它的第一要义就是收录文献的全面完整，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简单来说，MEGA这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版本形式具有三个鲜明特征：第一，全面完整；第二，忠实于原文；第三，采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写作语言。首先，就全面完整而言，它既是指收录的每一份著作、文献自身的全面完整，又是指收录著作的各阶段准备材料或者稿本的全面完整，更是指收录类型如著作、手稿、书信（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他人的书信，还包括他人写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所做的笔记和摘录等的全面完整。全面完整是历史考证版本的根本特征，它建立在尽可能全面占有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基础上。其次，就忠实于原文而言，它是指完全依照其本来面目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文章。就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出版、未完成的手稿、摘录、笔记而言，无论是删除、插入、修改还是异文都应该在文本中全面地展现出来，不落掉任何细节。最后，就采用原初写作语言来说，这也是历史考证版的应有之义，它其实与第二点“忠实于原文”具有同样的精神实质，即原原本本地展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避免译介或修订所造成的偏差甚至歪曲。

除了上述三个特征或者三大维度，MEGA 还具有另外一个维度，即时间维度。也就是说，在 MEGA 这种版本形式中，所有的文献、著作、书信、摘录、笔记等都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不论是公开发表的文章著作还是私下进行的书信交往，不论是不同时期的初稿、草稿、手稿还是各种各样的摘录、笔记，都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予以展现。由此，“全面完整”、“忠实于原文”、“采用原初写作语言”三大维度再加上一个时间轴，就构建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整体框架。

迄今为止，MEGA 共有两个版本，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一版（MEGA¹）和历史考证二版（MEGA²）。历史地来看，MEGA¹ 与最早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俄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几乎是同时产生的。自诞生之始，它就与一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1870—1938）。

梁赞诺夫可谓是 MEGA¹ 的灵魂人物，没有一个名字能够像他那样与 MEGA¹ 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从某种程度上讲，梁赞诺夫就是 MEGA¹ 的代名词，MEGA¹ 就是梁赞诺夫的代名词。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放宽，就会发现，事实上，梁赞诺夫几乎倾其一生都在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的伟大事业。早在 20 世纪初，确切地说，从 1909 年起^①，他就以梅林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以下简称“《遗著选》”）所截止的年代——1850 年为起点，着手搜集 19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和北美所发表的报刊文章，而这一大规模的搜集、鉴别、整理和编辑活动的成果，就是堪与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以下简称“《通信集》”）、考茨基的《剩余价值理论》，尤其是与梅林的《遗著选》相媲美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1917 年）。随着搜集、整理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文章的深入进行，梁赞诺夫逐渐萌生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构想，而这

^① 梁赞诺夫在为倍倍尔和伯恩施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1913 年）撰写的评介文章中提到，早在 1909 年，他就开始尝试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在欧美报刊所发表的文章（参见 N. Rjasanoff,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 *Die Neue Zeit*, 32 (1914), Band 2, S. 566, Anm. 3）。另外，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的“编者前言”中，梁赞诺夫也提到：“早在 1909 年，我就开始尝试搜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不为人知的文章。”（参见 N. Rjasanoff,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1852 - 1862*, Band 1, Stuttgart: 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 G. m. b. H., 1920, S. IX - X）

一构想随着1913年马克思逝世30周年的到来，也就是马克思著作版权行将失效的时限的到来而显得愈发迫切。这一主观构想与客观情势的结晶就是1911年1月1日梁赞诺夫联合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①提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维也纳出版计划”。在这份不足三页的计划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出版一套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绝对完整的、系统编排的、可以与马克思著作的手稿和各种不同版本相对照的、带有导言和内容丰富的索引的马克思著作全集（di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von Marx）……要斟酌，是否要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个人、党史以及科学等方面的联系而把它们共同出版。”^②遗憾的是，由于政治时机的不宜，这份旨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计划最终还是搁浅了。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在欧洲流亡十年的梁赞诺夫返回俄国参加革命，并且最终迎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此后，梁赞诺夫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负责俄国的工会事务，同时，他也主持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科学管理以及档案资料保护工作。正是在这一历史新时代的开元时期，一项极为重大、影响深远的科学使命降临到他的身上。

1921年2月初，列宁致信梁赞诺夫询问道：“你们图书馆里有没有从各种报纸和某些杂志上搜集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有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书信的目录？”^③2月2日，列宁再次致信梁赞诺夫，进一步细化了他的问题：“（1）您是否知道恩格斯书信里画了着重线的那些地方是从哪里摘引来的？（2）这些书信是否全文刊登过？登在什么地方？（3）如果刊登过，能否找到并弄到手？（4）我们能否向谢德曼之流及其同伙……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者是书信的照片？（5）我们有没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6）在这里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有没有目录？（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复制件）由我们来收集，此议是否可行？”^④

历史地来看，列宁的这两封短信在MEGA¹的编辑出版史上具有不可

① 他们包括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阿道夫·布劳恩（Adolf Braun）、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卡尔·雷纳（Karl Renner）。

② Gö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 - 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Jg. XXVIII, 1983, S. 127.

③ 《列宁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07页。

④ 同上书，第108—109页。

估量的价值。尤其是第二封信，与梁赞诺夫自 20 世纪初以来所从事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编辑、出版活动完全一致、不谋而合。可以说，它是继“维也纳出版计划”之后更具操作性的 MEGA 实施纲领，它成了波澜壮阔的 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的直接动因。作为苏联最具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学者，作为身体力行地从事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学家，梁赞诺夫成了列宁所倡导的这项宏大工程的最佳领导者与实施者。

1921 年，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组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以下简称“马恩研究院”），列宁亲自委派梁赞诺夫担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开展大规模的搜集、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书信乃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的活动。1924 年 5 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马恩研究院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就是后来的俄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4 年 7 月 7 日，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委托梁赞诺夫进行原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 MEGA¹ 的编辑出版工作。由此，梁赞诺夫为之奋斗了近 20 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活动终于进入了历史性的实施阶段。

总的来说，编辑出版 MEGA¹ 是一项规模极其宏大的科学事业，它的主干、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搜集、整理、辨识和编辑活动，而围绕着这株主干旁逸斜出了纷乱杂陈的众多枝节与分权，例如：马恩研究院的构成设置和科学工作人员的任用、职能分工；研究院国外通讯员的任用、分布、任务安排；马恩研究院与各个私人、公立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进行的档案资料乃至整个图书馆的购买事宜；研究院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就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使用、复制所进行的沟通、协商以及协议的签署；研究院与其他科研机构如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协会就 MEGA¹ 达成的合作协议；MEGA¹ 编辑原则的制定、具体的编辑进程乃至最后的排版、发行；与 MEGA¹ 的编辑出版活动相配套的学术刊物如《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的编辑出版，等等。这诸多方面使 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彻彻底底地成了一套错综复杂的系统。如果没有一位既富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养，又与国外科学研究机构联系密切的科学家，没有一位既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又可以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遗稿保管人直接打交道的领导者，那么 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的实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梁赞诺夫作为这一

“恰当位置的恰当的人”^①，正是凭借其杰出的领导、组织才能，凭借其其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熟稔与了解，凭借其与国际性的科学组织、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密切联系，使MEGA¹这一庞大复杂的系统有条不紊地、极为高效地运作了起来。

从1921年担任马恩研究院院长到1931年2月被捕，梁赞诺夫用十年的时间使马恩研究院这所年轻的学术机构一跃成为“公认的国际马克思主义中心”^②，而他领导研究院的科学工作者共同编辑出版的MEGA¹更是成为最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自1927年第I部分第一卷的第一分册出版以来，MEGA¹收录的大量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书信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震撼。与此同时，梁赞诺夫本人亦凭借其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编辑、出版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凭借其深厚且渊博的马克思主义学识以及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奠定的坚实基础，被马恩研究院副院长恩斯特·崔贝尔（Ernst Czóbel）誉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家”^③。

然而，如果说，正是由于有了梁赞诺夫，MEGA¹才生如夏花般灿烂的话，那么，也正是由于梁赞诺夫，MEGA¹最终像昙花般猝然凋零。一个人与一项事业之间密切联系的正负效应在梁赞诺夫与MEGA¹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1930年恰逢梁赞诺夫六十岁寿辰，苏联全国上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他本人的声望亦随之达到生命的巅峰。然而，就在这风光无限、繁华气派的盛景下却隐藏着深重的政治危机。仅仅在一年之后，1931年2月15日夜，梁赞诺夫被捕，住所被查封；次日，梁赞诺夫被开除党籍，罪名是“他知晓并支持苏联国内孟什维克的反革命活动，与苏联国内的孟什维克以及国外总部建立了联系”^④。4月中旬，梁赞诺夫被流放到伏尔加河畔的小城萨拉托夫，彻底离开了莫斯科，从而也与他从事数十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事业挥手作别。1937年6月，梁赞诺夫再次被

① Rolf Hecker, “Rjzanovs Editionsprinzipien der ersten MEGA”,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1, Berlin und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7, S. 12.

② 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5 (1930), Leipzig: Verlag von C. L. Hirschfeld, S. 416.

③ Ernst Czóbel, “Rjzanov als Marxforscher (Zum 60. Geburtstag D. Rjzanovs)”,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Jg. 4, Wien und Berlin: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1930, S. 401.

④ 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č Rjzanov”,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3, S. 10.

捕；1938年1月21日，在不过十五分钟的全封闭审判之后，梁赞诺夫被秘密执行枪决。此后，梁赞诺夫便成为不可触碰的禁忌，苏联官方对之讳莫如深。尽管苏联最高军事法院在1958年决定恢复梁赞诺夫的名誉，但是在之后的日子里，在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杂志和书籍中，依然看不到有关梁赞诺夫的字眼，甚至在涉及 MEGA¹ 编辑史的地方，也鲜有梁赞诺夫的名字出现^①。梁赞诺夫就这样尘封于历史之中，不为人知。^②

梁赞诺夫与 MEGA¹ 的密切联系决定了梁赞诺夫的政治悲剧亦是 MEGA¹ 的悲剧。一方面，1931年2月梁赞诺夫被捕后，马恩研究院亦遭到了彻底的清洗，在250多名科学工作人员中，107名被解雇，17名被调离。同时，分散各地的科学通讯员亦解聘的解聘，流放的流放。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丧失了一大批富有马克思主义学养、具有 MEGA 编辑经验的科学工作者。另一方面，梁赞诺夫所组织开创的 MEGA¹ 编辑出版事业的国际合作网络亦日益瓦解，许多国外科学机构、合作伙伴不愿再对斯大林统治下的马恩研究院提供支持^③。于是，MEGA¹ 编辑出版事业不得不由本身已经千疮百孔的马恩研究院独力支撑。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政治冲击和内部变动，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并没有就此终止，它在后梁赞诺夫时代仍然坚持了一段时间。1931年4月，阿多拉茨基继任为马恩研究院院长。同年11月，马恩研究院同列宁研究院正式合并，新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以下简称“马恩列研究院”）直接归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在新的组织机构中，原来的马恩研究院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部，专门负责 MEGA¹ 的编辑出版工作。于是，在新的领导班子和机构设置下，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再次起航，希冀能够完成梁赞诺夫所未竟的事业。从1931年至1935年，

① 一个难得的例外就是1972年由海因兹·施戴恩和狄特·沃尔夫出版的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之历史命运的著作——《伟大的遗产》。在该书中，作者对梁赞诺夫所从事的 MEGA¹ 编辑出版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赞他“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灵魂上是一位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家”。参见 Heinz Stern und Dieter Wolf, *Das Große Erbe*, Berlin: Dietz Verlag, 1972, S. 80-90。

② 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政治形势的解冻，关于梁赞诺夫以及 MEGA¹ 编辑出版工程的许多历史档案、文献资料才被解禁，重见天日。梁赞诺夫本人亦在被“禁忌”半个世纪之后，终于重返科学话语舞台。由此，我们也才得以在这里对梁赞诺夫及 MEGA¹ 进行详细述评。

③ Rolf Hecker, “Hans Stein - 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 und Korrespondent des Moskauer Marx-Engels-Instituts (1925 - 1929)”,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1993, S. 18.